

# 憶古玩市場失控般的繁榮

# 林少傑：「如骨牌倒了第一張」



▼林少傑自曝是「國際搬運工」本報攝



▲凌琅閣藏品：清乾隆《銅鑲金黃財神》

第一次見到林少傑，是在荷李活道的凌琅閣——他的古董店裡。猶記當時他右手捧着一尊黃楊木雕佛，高興地向記者們展示木雕潤潤的包漿。「真漂亮！」他看着木雕說。第二次見到他，是在今年佳士得的春拍，他左手夾着圖錄，和行家們低語，說了句「下午好像有機會搶漏」後匆匆離場。林少傑做雜項，近四十年練就好眼力，是業內小有名氣的古玩商。眼見六、七年以來，古玩市場失控般的繁榮，又站在市場整頓的當下，他坦言，整個市場正處於「醉酒嘔吐完後，慢慢恢復的一個過程。」

大公報記者 成野

雖然央視的鑒寶節目請他任專家，媒體也總是對他冠以收藏家之名。林少傑卻自曝為「國際搬運工」，「我是生意人，不是收藏家，沒到那個境界。」從事古玩生意近四十年，他不斷來往於日本、美國、歐洲。從古董店到拍賣行，一批批「搬運」回香港和內地。生意經就靠個快字：「跑得快、買得快、轉手也快」，自他手周轉的藏品，多得他自己也數不清楚。近日蘇州一場拍賣，出自他手的就有百五十件。

他笑言沒有雄厚的財力支撐，不可能讓收藏變成純愛好，而是真金白銀的往外掏往裡賺。「你問我眼力怎麼鍛煉出來的？當你知道二、三十件東西裡邊，一件不對，你就虧得血本無歸，一件東西，你就虧得血本無歸，一件東西，你就虧得血本無歸，一件東西，你就虧得血本無歸。」

如這個器形之前有沒有見過？在故宮和其他博物館裡有沒有類似的藏品？這個紋飾是不是應該出現在這個時期？款又對不對？……通過大量的資訊作出判斷，而到了藏家真正出手的那一刻，已經非常篤定。

**收藏靠機緣**

二〇〇二年，林少傑參加於北京國貿舉行的展覽，一個東北人的攤上有一隻乾隆款景泰藍高足杯。幾位行家猶疑不決，和賣家商談幾次，最後都沒下手。林少傑一閃而過，到他出手連高足杯和幾件文玩一起果斷買下。「當時四萬五入手，三年後這個高足杯三十五萬被人買走。」「我的原則是，不懂的東西，比如書畫，我碰都不碰，但我熟悉的領域，就一定當機立斷。」

當然，有些收藏也是靠機緣。林少傑回憶，十二年前，在洛杉磯看到一尊送子觀音木雕，當時吸引他的是精巧的造型。因為木雕後面有個裝經文小孔，他將木雕拿回香港後讓工人修復。木工修復時，聞到陣陣異香，他走過去再細細看來，才發現這尊送子觀音，竟是用沉香木做的。

林少傑聲名在外，找他鑒寶的人自然不少。但是很可惜，過目之物「百分之九十都是新的，可能有百分之二、三的東西是老的，稱得上古玩的也就不到百分之一。」「全國大大小小的古玩城，哪來那麼多真東西？」而且，他發現收藏的很多都是抱着發財的目的，根本沉不下心去好好了解和學習，「不懂又沒興趣，好東西也糟蹋了。」

**如今整頓期**

這種浮躁的現象，或許和十多年來古玩價格一路飆升的現象有關。大概從六、七年前起，林少傑覺得市場有點失控，「瘋狂到什麼地步？就是一件東西昨天拿來時一個價，今天賣出去就是另一個價，前一年秋拍的東西，到第二年就能翻兩倍，我幾十萬入手的東西，收了兩、三年就翻了幾倍。」

「這種瘋狂狂讓他也害怕，古玩如果作為投資，也應該有長線的，短期就有如此高的回報，「和賭博有什麼區別？」這說明市場出問題了。」

果不其然，從前年年底起，由於國家一系列的調整，包括加強對拍賣市場的監管和加大反腐力度，古玩市場進入調整期，積壓已久的問題逐漸暴露。「如果去年是肚子不舒服，今年就開始鬧肚子了。」拍賣公司面對很多三角債——賣家藏品拍不出錢困難；買家成功競拍不結帳；拍賣行討帳不易徵集更難。

「任何一方面出現問題，對於整個市場，都像多米諾骨牌倒了第一張。」同時，原本出手闊綽的買家，也逐漸變得理性和審慎。再加上去年黃金大跌，受其影響，很多投資者都持觀望態度。

他估計古玩行業會經過「三、四年左右的調整」，「就像喝完酒吐完，慢慢恢復的一個過程。」此後，即迎來平穩上漲，也不會再有前幾年的瘋狂。「追高大量入貨的古董商比較難扛，我們雖然這兩年沒有大量買東西，可也要經過一個比較艱難的時期，但這是古玩市場必經的一個階段，我相信好東西總會有人喜歡。」



▼林少傑在凌琅閣介紹他的藏品本報攝



▲凌琅閣藏品：清朝《銅胎掐絲琺瑯太平有象大香薰》

## 馬奈《春天》曾捧紅女演員

大公報記者 成野

愛德華·馬奈(Édouard Manet)的傑作《春天》，作為紐約佳士得秋季拍賣亮點之一，該畫作將現身十一月五日(星期三)的印象派及現代藝術晚間拍賣，估價約為二千五百萬至三千五百萬美元，或將刷新馬奈作品的拍賣紀錄。這幅大師級作品此前從未現身藝術市場，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為私人所收藏。在拍價備受矚目的時候，畫中女演員珍·德瑪斯，卻已逐漸被人淡忘。唯一不被人忘記的，是馬奈筆下她迷人而自信的形象，那是關於春天的比喻。

珍·德瑪斯(Jeanne de Marsy)，是何許人也？事實上，在十九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，她是巴黎頗負盛名的演員，也曾擔任雷諾瓦(Pierre-Auguste Renoir)的模特兒。而正是這幅《春天》讓她聲名鵲起。

一八六五年，珍出生在一位釘書匠和紡織工的家庭，在她寂寂無名的時候，她的姐姐Eugénie-Marie Darlaud已早早進入劇場，成為有名的演員和模特兒。或許是仿效姐姐，年少的珍進入劇場，但並沒有太大的名氣。直到一八七五年之後的某一天，珍被介紹給了畫家馬奈。她的清新、美麗很快引起了畫家的注意，

畫家在他人生的最後年月裡(馬奈去世於一八八三年)，為這位美麗的模特兒畫了三幅肖像畫，當中以《春天》最為出名。

**投射現代女性概念**

珍在這幅肖像畫中的象徵意味，和與春天這一意象的對應，百年來讓不少觀者陶醉。着眼於戈雅和文藝復興初期的年輕女性肖像畫，馬奈為珍設定了側身的造型，這與他為珍所繪的第一幅肖像畫《On the Bench》近似。同時，珍那點綴了花草的遮陽帽、陽傘、印花裙等造型與身後翠綠的杜鵑花葉的處理，都由畫家安排。佳士得印象派及現代藝術部國際總監Adrien Meyer表示：「在這幅優美之作中，馬奈將珍迷人而自信的形象塑造為春天。他使用黑色為作品定下基調，並突出了珍的嬌弱。藝術家在該作品中投射一種現代女性的概念，即具有女性美、自由、迷人卻又吸引觀者的目光。」

有趣的是，在馬奈頗負盛名的作品、創作於一八八二年的《福利·貝熱爾的吧台》(《A Bar at the Folies-Bergères》)中，我們也可以見到珍的身影，畫家像孩童般將他的朋友

Mery Laurent和她藏在作品的背景裡，雖然並沒有詳細描繪兩人的五官，但兩人標誌性的穿着，還是被眼尖的後世評論家辨認了出來。

馬奈一生都在追求學院派的認同，卻屢屢遭受打擊和嘲諷。一八八二年，《春天》與《福利·貝熱爾的吧台》，同在巴黎沙龍展覽會上展出。在畫家逝世的前一年，這兩幅作品的入選意義重大。作品獲得極大成功，官方授予他「榮譽勳章」。可是，病中的馬奈說了句：「這實在太晚了。」未幾離世。

**輾轉落入多人之手**

《春天》此後輾轉落入多人之手，第一位擁有者是馬奈的友人、記者Antonin Proust，也是他提議馬奈創作四季的作品。但畫家畫完《春天》、《秋天》(現藏於法國南錫美術博物館)後即英年早逝。一九〇二年，該畫作為重要的印象派收藏家、著名男中音J. B. Faure所收藏，他曾藏有近七十幅馬奈的作品和六十餘幅莫奈的作品，他亦是畫家的資助者。一九〇七年，藝術家Durand-Ruel從Faure手中得到該作品並運往其在紐約的畫廊。一九〇九年，私人藏家買走此畫，並從此保留在私人珍藏中。

美麗的珍，也因為畫作而備受關注，她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，成為巴黎著名的戲劇演員。不過人紅是非多，當時的八卦專欄醉心於她和其姊Eugénie-Marie Darlaud與追隨者們的花邊新聞。一九一四年，Eugénie-Marie Darlaud去世，給她留下了五十萬法郎的財富。而珍於一九三七年辭世，死後財產旋即被拍賣，反響平平。當時的報章，給了一句刻薄的評論：「因為她沒在盛年時逝去。」

《春天》如同一個寓言，繁華和女人都會凋謝，好在她們在馬奈的作品中，嬌艷如初。



▲馬奈名作《春天》